

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六十周年暨缅怀长眠异国他乡的志愿军英烈泪如江河下

A Qianhai

姜滨玉 ■ 著

啊！前海



中国文联出版社

啊！前海

姜滨玉 ■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啊! 前海/ 姜滨玉著.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0.10

ISBN 978-7-5059-6874-5

I. ①啊… II. ①姜…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 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00516号

书 名	啊! 前海
作 者	姜滨玉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65389150)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100125)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苏 晶
责任印制	陈 晨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1000 1/16
印 张	15.5
版 次	2010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59-6874-5
定 价	22.00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http://www.cflacp.com>

目录

CONTENTS

- 壮志未酬 / 1
- 手牵着手 / 7
- 巡夜 / 24
- 巧遇 / 28
- 回家了! / 34
- “甘地”和纯如家 / 38
- 生日快乐 / 46
- 难忘青岛的夏夜 / 52
- 汇泉戏水 / 56
- 甄审 / 64
- 血染的夜晚 / 71
- 追悼亡灵 / 77
- 游行示威 / 78
- 大逃亡 / 83
- 奇特的密码 / 86
- 双双离家 / 89
- 一段小城春秋 / 91
- 宋皮匠和黑儿 / 95
- 终于被逮住了 / 102
- 妈妈…… / 109
- 夜阑秉烛 / 116
- 师生情 / 121
- 难忘的潍县之役 / 125

- ☐ 玉壶冰心 / 131
- ☐ 加急电报 / 137
- ☐ 相见时难别亦难 / 144
- ☐ 不信神不怕鬼 / 157
- ☐ 归队 / 159
- ☐ 10月25日 / 162
- ☐ 别了，祖国！ / 164
- ☐ 踏破盖马千里雪 / 169
- ☐ 军长送行 / 171
- ☐ 火！火！火！ / 174
- ☐ 帷幕拉开的瞬间 / 176
- ☐ 上尉报警 / 179
- ☐ 突破 / 181
- ☐ 攻占炮阵地 / 186
- ☐ 坚持战斗 / 189
- ☐ 惊风雪泣鬼神 / 193
- ☐ 烈属待遇 / 201
- ☐ 阿尔梦德授勋 / 204
- ☐ 家乡青青草 / 207
- ☐ 面向黄海望故乡 / 214
- ☐ 巡视战场 / 217
- ☐ 围追堵截 / 223
- ☐ 50年后 / 225
- ☐ 魂归故里 / 236
- ☐ 安息在国庆60周年 / 240

壮志未酬

1950年夏。

杭州湾。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支陆军队伍正在进行海上大练兵。

一辆美式吉普车沿杭州湾北岸公路疾驶，车上坐着三位军人。除了驾驶员，坐在副驾驶座位上的是军长兼政治委员欧阳苏民，这本是警卫员或秘书的位置，欧阳苏民却习惯坐这里。车停了，欧阳苏民走下吉普车。他头戴“八一”红五角星大盖帽，身着墨绿色斜纹军装，胸前有一枚印有“中国人民解放军”白底蓝色框边的胸章。中等个儿，宽前额，既有军人的气度，又有学者的儒雅，36岁。警卫员王培从一只咖啡色皮盒中取出望远镜，递到军长手中。欧阳苏民举起望远镜，先扫视了一番大海，所有景物尽收眼底，然后，把镜头移到海滩上，细细地观察了一番，对王培说：“去把林昊然、李元凯他们叫来！”欧阳苏民又用手指着远处的海滩说：“看见了吗？就是旗杆下站着的那两个人。”王培点头，即刻回过头去，向驾驶员递了个眼色，驾驶员会意。王培一溜烟冲着海滩去了。

欧阳苏民出生于北平一个书香门第之家。1935年，他在北平燕京大学就读，在“12·9学生运动”中，他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同年底，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从一个读书救国的青年，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和战斗者。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欧阳苏民率领大学生南下救亡宣传队

到上海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津浦路已断，他们从天津坐船南下，轮船驶出渤海，英国船长通知乘客：上海发生战事，轮船奉命返回。学生们要求船长继续航行，英国与日本当时还是非交战国，船长只答应：船可在烟台泊岸，客人愿上岸的上岸，否则随船返回天津。无奈，救亡宣传队只得在烟台上岸了，在那里再想办法。

这时候，中共胶东特委书记理琪正准备在文登天福山发动抗日武装起义，得悉一部分北平大学生滞留烟台，便去动员他们留下来，参加天福山武装起义。起义队伍开始转战昆仑山。不到一年，欧阳苏民奉命带队西进，到平度大泽山开辟抗日根据地。这里是汉武帝分封其弟刘康做胶东王的地方，沟宽壑深，峰回路转，适合打游击战。欧阳苏民开始当班长、排长、连长，直到营长，20世纪40年代初当了团长。他指挥冠以五旅十三团的八路军，与大泽山父老乡亲同命运共呼吸，保家卫国，浴血奋战。随着战争的推移，十三团越战越强，人也越来越多，到1945年抗日战争大反攻的号角吹响时，欧阳苏民已经是指挥万人之众的师长了。部队走出了大泽山，转战在胶济铁路沿线。解放战争伊始，部队从一个师扩编成由三个师组成的纵队——后改为军，他是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他率领三个师的胶东儿女，纵横驰骋，英勇善战。首战孟良崮，而后，夺周村，克潍县，攻济南，接着驰骋淮海，飞渡长江天堑，直至解放上海。不久，奉命从上海撤出，扎营在杭州湾畔，展开了海陆两栖大练兵，准备解放台湾，实现祖国统一。

不一会儿，只见王培、林昊然和李元凯三人气喘吁吁、满头大汗地跑到欧阳苏民身边，林昊然和李元凯脚后跟一碰，向欧阳苏民行了个军礼，“报告军长，奉命来到，请指示！”欧阳苏民走上前，分别握了握他们的手，“你们辛苦了。”林昊然和李元凯回答：“报告首长，不苦。”欧阳说：“成天价泥里水里摸爬滚打怎么能不苦！”看了他们一眼：“看看你们俩，又瘦又黑，满身泥沙，活像瘦猴，还说不苦呢！”林昊然和李元凯咧嘴笑了。

李元凯是这个团的三营政治教导员，他身穿平布绿军装，脚上是一双浅咖啡色翻毛中腰皮鞋，头上大盖帽，一根黑帽带扣在下嘴巴上，腰间皮带上挂着一支手枪。他高个儿，肩宽背阔，脸膛红黑，来自胶东一个普通

农家，曾在胶东抗日根据地读中学，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夜，参加了八路军。

营长林昊然，来自城市一个工人家庭，体格匀称，显得文静。他在1948年春的潍县战役中，面孔中弹并被战火烧伤，有些毁容。英俊的面庞破了相，留下了难看的伤痕。虽然毁容了，但他仍透出军人的英武气质，显得抖擞洒脱。他和李元凯这年都24岁，不过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老成持重。艰难岁月，催人早熟。

挺立在路边的几棵楝树，枝桠弯曲有致地向四面八方伸开，一串串小紫花挂在枝头，地上绿荫映罩。欧阳苏民和林昊然、李元凯三人走到树下，欧阳苏民说：“刚才看了你们练兵演习，像个海军陆战队了。”林昊然说：“本是些旱鸭子，开始不适应，连晕船关都过不了。”李元凯说：“当时晕得连苦胆水都吐出来了，现在变成蛤蟆，两栖动物了。”欧阳苏民没说什么，面有愠色，低头略一沉吟，抬起头来说：“不过，这次我们大家可要英雄无用武之地了。”林昊然和李元凯惊讶地问道：“怎么啦？”脸上流露出急切的神色。欧阳苏民说：“形势变了！朝鲜打起来以后，杜鲁门下令第七舰队开进了台湾海峡，阻止我们解放台湾。根据这个情况，打台湾不得不放一放了。”林昊然和李元凯听军长说“放一放”的话，感到突然，两眼怔怔地出神，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欧阳苏民接着说：“打台湾已经箭在弦上，除了我们兵团，四野一个兵团在武汉，一野一个兵团在西安，都在加紧训练，整装待发。没想到情况来得这么突然！”

听军长这一讲，林昊然和李元凯感觉就像是率领战士进入攻击位置，胜利在望，却竟然接到了撤出战斗的命令似的。林昊然叹了口气，说：“真他妈倒霉！朝鲜早不打晚不打，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打。蒋介石倒做了一个好梦。”欧阳苏民点了点头：“朝鲜一打起来，我就担心台湾海峡局势。果然，战争给了美国一个借口，把第七舰队开到了台湾，干涉中国内战。台湾成了美国的‘不沉的航空母舰’了。”他不无遗憾地说：“这就叫‘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啊！”李元凯说：“北朝鲜开局还不错，一个美国少将被活捉了。”林昊然说：“光捉了个少将有个屁用。从报纸上看，朝鲜成建制歼灭敌人的消息，我没见过。伤十指不如断一指。”李元凯接过话头：

“我还感觉，朝鲜战线好像拉得长了些，向前线运粮食弹药要多少二把手小车子。”欧阳苏民听后哈哈一笑，说：“我看你李元凯，真是看‘三国’替古人担忧了。你怎么知道朝鲜像我们解放战争一样，老百姓推着二把手小车子支援前线？”林昊然则说：“元凯说得也有理，战线拉得长，后方保障不了，是战争的大忌。”欧阳苏民赞赏地说：“不愧是中级指挥员，你们有点战略眼光了。”接着轻声一笑，说：“我们是局外人，只能就报纸论报纸，实际情况不得而知，也许金日成将军胸中自有百万雄兵。”林昊然关切地问：“军长，海上练兵不搞了，下一步咱们干什么？”欧阳苏民说：“一军训，二搞爱国主义教育，时间六四开。我们干革命，归根到底三个字——打江山。现在江山打下来了，我们就要爱这个来之不易的江山，保卫这个新国家，所以要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但我们永远是个战斗队伍，军事训练什么时候都不能停，我们要随时准备打仗！”

欧阳苏民打量了林昊然一眼，一种怜悯和关爱的情感顿时从心中涌起。他冷不丁说了声：“这次要去了！……”突兀的一句话，林昊然和李元凯听不懂，更捉摸不透。欧阳苏民上前一步，用温存的口吻对林昊然说：“林昊然，朝鲜打仗给了你个好机会：这次你要到医院去整容了。”原来军长旧事重提呵！林昊然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沉吟了半晌，然后幽默地说：“军长，你瞧我这副小模样，谁一看马上就提起精神来了。我看还是以后再说吧。”欧阳苏民大笑：“你这个林昊然，什么没学会，倒学会自嘲了。”然后，他望着大海，思绪却回到了两年之前的潍县战役，满怀深情地说：“当年打潍县你毁了容，我在指挥所听说时，心里难过极了。在医院就叫你整容，可你积极要求上前线。后来，你参加了打济南，又参加了淮海战。淮海完了，又参加了渡江，最后是打上海。我们进了上海，那里有很好的医疗条件，叫你去整容，你又写了报告，要求参加打台湾，说台湾打下来不叫你去你也要去。”欧阳苏民感慨不已地说：“你这件事，直到现在还是我们军的一个故事，一段佳话。想起这件事我就感动，还有一份敬仰。但只要一见到你，我就不能平静，爱美是人的本性嘛！”

林昊然低下了头。李元凯听着军长对林昊然说的话，再看看与自己情

同手足的战友，神情凝重地点了点头，说：“军长说的也是我们全营的心里话。”欧阳苏民对林昊然说：“这次我可要下命令了：回去交待下工作，办理住院手续，快到上海去整容。”他看了李元凯一眼，李元凯会意地点了点头。欧阳苏民接着说：“我这次下来，一是摸摸部队情况，看形势变了同志们会有些什么想法；还有就是把你林昊然这个任务完成。我回去给你们师首长打个电话——其实他们早就催你去住院了。”

欧阳苏民离开前又回转身对林昊然说：“我看，你去医院前，先回家去看看你老妈。打你从青岛跑出来，你老妈望眼欲穿啊！”林昊然听了，心里掠过一阵感动和惊喜。能回乡探亲，不仅探母之心得以如愿，而且，多年来沉甸甸的一桩心事，也可能找到答案了。欧阳苏民继续说：“打台湾的任务暂时解除了，可以陆陆续续安排干部轮着回家看看。有时间，也还要安排老战士。”他动情地说：“多少年了！干部战士南征北战，家书不通，有的过家门不入。现在有机会了，干部老战士要轮着回去看看，望望父母，尽尽孝道。何况，有的人家里还有媳妇呢！战争年代，家里的媳妇、未婚妻，日夜思念前线上打仗的亲人，等着他们归来，这是人之常情。我们军一个干部牺牲了，家里媳妇总觉得丈夫没有死，总有一天还要回来。公公婆婆怕耽误了人家青春，说服她改了嫁。但有时媳妇还会回到原先婆家问：‘他有没有信儿？’思念之深可见了！”众人沉默了一阵。稍后元凯接上军长的话头说：“军长，我们营长就有个‘媳妇’，可能也在盼望营长呢！”欧阳苏民愕然：“我对你们三营算是了解的了，这事我怎么就不知道？”李元凯以问作答：“军长还记得当年我把他捉来那回事吗？”欧阳苏民说：“怎么不记得。”他眼睛忽然一亮，说：“唔——我明白了！”转而问林昊然：“就是那年跟你从青岛跑出来的那个女学生，对吧？”林昊然显得有些腼腆，向军长微微点了点头。李元凯调侃地说：“是他把人家闺女拐出来了，作孽啊！”大家被逗笑了。

欧阳苏民向林昊然提了一连串问题：那女学生当年没出问题吧？现在她在哪里？你有没有写信给她？她还好吗？她现在干什么工作？有没有结婚？……林昊然回答说：“青岛1949年6月才解放，我只和家里联系上了，

报了平安，问了妈妈妹妹好，叫她们放下心来。”欧阳苏民点头说：“很好，做得对。”充满深意地说：“当年，你不辞而别，下落不明，生死不明，只有做母亲的，心里知道是什么滋味！”林昊然说：“我也考虑过，确实想给那个女同学家写个信，但这么多年失去了联系，冒冒失失写信，总觉得不妥。她当年落了什么结局，人是不是在青岛，她家又有什么变化，地址是不是变了，这些都不知道。当然也可以写信问问老师或其他人，不过还拿不定主意。社会大变动，物是人非，情况复杂，还是慎重为好。”欧阳苏民赞许地点了点头：“看来，这些年你没白吃革命小米饭。诸葛一生惟谨慎。革命风雨，社会动荡，沧海桑田，人事难料啊！”话锋又一转，说：“那你这次回家一定要去打打听她的下落喽！一个女孩子，背着父母，不怕危险，舍得一身剐，跟着你从青岛跑出来干革命，说明她真心爱你，也有人生追求。我虽没见过她，但从她的行动看来，是个很不错的女孩子。不管她现在身在何方，你要打听到她的下落。一晃几年了！想起当年你被李元凯他们捉来当了解放军，好像还是眼前的事。一眨眼，现在你都当营长了。”军长目光中流露出赞许。林昊然说：“命运难料。那天夜里不是元凯他们把我带到部队，后果真不敢设想。”他庄严地说：“是解放军这个大熔炉把我打造成了今天这样。”李元凯插进来说：“那个‘她’，也不能说不是力量。努力向上，奋发有为，见面也光荣。”欧阳苏民微微一笑，说：“是啊，爱情的力量很大，能排山倒海，赴汤蹈火。真挚的爱情会使你感到，不但那个人可爱，世界也变得可爱；生命觉得充实，做起事来特别有劲。”他娓娓地对昊然说：“嫦娥和牛郎每年还相见一次，你跟那个女同学，已经好多年不见了。你们俩共看一个月亮，但天各一方，谁也不知道谁在哪儿，是不是还活在世上。只有两颗心在思念，盼望革命胜利了能见面。”军长用手指点着林昊然的胸部，“是吧？我说的对吧？”不待林昊然回答，他安慰林昊然说：“人生百味啊！有快乐，有悲伤，有离别，也有团聚。月亮还有阴晴圆缺呢！此事古难全。现在我们胜利了，不论远在天边，还是近在眼前，我想你会找到她的。这次回家，见不到她，至少也能打听到你们离散后她现在的情况。”欧阳苏民略一沉吟，叮嘱说：“先回家看看老妈，同时去找找那个女同学，返回部队就到上海整容。当前你的任务，就是这些。”

从家回来写个纸条或打个电话给我。有好消息告诉我，我和李元凯也高兴高兴。”最后，他微笑着对林昊然说：“祝愿你和那个女同学在胜利的红旗相聚。”又风趣地说：“以后不要忘了给我吃喜糖啊！”林昊然双脚立正，一挺胸，敬了个军礼：“谢谢军长，服从军长命令！”欧阳苏民说：“我说的话，有些是嘱咐，整容却是命令。”李元凯也取立正姿势，把手举在帽沿儿，向军长敬礼，还补了一句：“军长，我先提个要求。”欧阳点头，元凯说：“我们营长整容回来，还分配他到三营。”军长笑了笑。

汽车发动起来了，军长坐上了吉普车，探身向林昊然和李元凯挥了挥手。林昊然和李元凯皮鞋跟“咔”地一声，向军长行了军礼。接着，只听“唔”地一声，吉普车尾扬起一阵尘土开走了。海风习习，波浪拍岸。海边滩头上传来时抑时扬的歌声：“向前！向前！向前……”

手 牵 着 手

江南的村镇，是一幅风俗画。

镇上民居，大抵一边临街，一边傍水。临街的一面，路面一色石板铺砌，两边是高低错落的楼房。木板门，多棱窗。临水一面，隔河邻居可以推窗相望。顺河左右望去，石拱桥枕卧在绿波上。桥的石头缝里长出一簇簇绿丛，年深日久的石面上，绿苔点点。房子底层，或有石阶伸向河中，当地人叫石桥。拾级而下，或濯衣或淘米或洗菜，也可从此登舟远行。

清早，河面飘动着乳白色的雾。景色迷离恍惚。只听吱扭吱扭，一只只舢板船，摇啊摇啊，从四面八方摇到镇上来了。上面装载着各种农家什物。身着大红大绿的年轻农家妇女，在河上撒满了欢声笑语，吆喝着卖鲜。一个干瘦老人，在酷似柳叶的船尾上，用一只巧得胜似手的脚划着桨，小船箭似的划过河面。雾散了，太阳出来了。满载着鸬鹚的船来了。渔民兀

立船头，用一只脚踩动着一块木板，发出咣当咣当的声响，铿锵有致，节奏明快，颇似交响曲中的打击乐。一声令下，看似笨头拙脑的鸬鹚却陡然精神抖擞，争先恐后地跃进水中，奋勇争先地去围追堵截水下的大小鱼群。鸬鹚忽而潜入水中，忽而钻出水面，嘴里叼着的白鳞鱼闪闪发光，扑棱棱地挣扎。小的鱼，鸬鹚先吃为快，一见是大的，渔人便划着船飞向前去，用带钩的鱼竿，钩住鸬鹚脚上早已拴好的绳结，迅速把它拖上船来，扼住了鸬鹚的脖颈，硬是把一条大鱼从鸬鹚喉咙里挤压了出来，吐进船舱。鸬鹚又被抛回河中，恪尽职守地去狩猎了。

白天过去了，夕阳西下，夜幕四合。村镇终于安静了。灯光月影倒映在河中，分不清哪是天哪是河，月光如水，水如天。这时，木梆子声远远地送来，循声觅去，可见街头低空下有一团红火，像传说中的鬼火在闪烁跳跃。红火映衬下，一个幢幢黑影，忽动忽止，忽蹲忽立。近前一看，原来是一副馄饨担子。一头是人头高的立橱，有各色肴料，另有珍珠般大小的汤圆和薄如蝉翼的小馄饨；另一头是炉灶，炉火燃得通红。

林昊然和李元凯领导的三营，就驻扎在这样一个充满江南韵味的小镇上。营部和直属小分队住在一个三幢大宅院里——当时军队尚无营房。大宅院坐北朝南，前面街，后临水。两扇石库门，乌黑锃亮。院里由二层楼房组成，每幢楼上五间，下五间。大门临街的一幢楼下，住着营部勤杂人员。过了这幢，是一个院落，左右各植有一株腊梅，叶子又密又厚。第二幢右边楼下，住着林昊然和李元凯，半间办公，半间作卧室。穿过第二幢楼下的一个过道，又是一个院落，石板铺砌，光秃秃的没有任何点缀。营部的电话班、卫生所等都住在楼下面。楼上住的是房东。

林昊然交待好工作，办完了入院手续，又过了三四天，就在他要回家的前一个晚上，李元凯拿出了自己平日节省下的一点津贴费——每月一斤猪肉钱，叫炊事员弄了两三个菜，其中有一碗炒螺蛳。上街又买了一二个下酒小肴，也有孔乙己吃过的茴香豆，特别买了一碟闻着臭、吃着香的油炸臭豆腐，外加两瓶绍兴加饭酒。一支白蜡烛立在桌子上燃烧，火苗轻轻地摇曳着。

李元凯看着桌子上的菜肴，对林昊然吆喝了一声，说：“来，今晚为你践行，边吃边聊，咱们痛快痛快。”昊然说：“谢谢。”他向桌子上一看：“这么多好吃好喝的，是不是攒的一点体己全光了。”元凯说：“别多嘴了！菜不多，都是江南风味。酒也不是咱们山东地瓜烧，慢待了。”林昊然说：“你几时学会客套了。”林昊然看着一碟子臭豆腐干，四四方方，焦黄焦黄，表面还抹了层玫瑰红辣椒酱，底下浸了些许香醋，便说：“呀！闻起来叫人捂鼻子，吃起来咂嘴抿舌，外国人不知道，在中国，我看只有这么一品菜了。”元凯说：“名字俗气，吃起来倒又香又有味，从头鲜到脚后跟，江南一绝！”林昊然说：“代数中负负得正，你这么一说，就是臭臭得香了。”元凯说：“是矛盾转化，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林昊然说：“不愧是做政治工作的，臭豆腐里也发现了哲学。”林昊然边说边比画着炸臭豆腐的样子：“一个老太太，一只黑铁锅子，半锅子菜油，两根长竹筷子，在锅里翻弄着炸臭豆腐。外边焦黄，里边白嫩，味道飘满了大街小弄，真是地道的江南小镇风味！”元凯说：“我在想，江南人出门在外，要是突然闻到了油炸臭豆腐味，故乡的风土人情，怕是一下子都涌上来了。”昊然说：“可以想象，出生在江南的海外华侨，闻到这股扑鼻臭味，品着异香，怕是故国家园的感情一下子就勾上来了。”林昊然眼睛盯着一大碗炒螺蛳，说：“街上茶馆里，常能听见唱吃螺蛳的歌谣，阁下会唱吗？”元凯说：“这我没留心，你会？唱给我听听。”林昊然拖腔拉调轻声哼了起来：

猪肉肥，羊肉臊，
还是螺蛳吮吮下酒有味道……
哟呀么哟呼咳。

李元凯听了，说：“调子很好听。你喜欢吃螺蛳，我叫炊事员买了一二斤。他还蛮会摆弄的，把螺蛳放在盆子里，滴了几滴菜油——泥沙吐出来了，小螺蛳也爬出来了，拾掇得干干净净。”林昊然用筷子夹起一只螺蛳，放在嘴边，紧缩嘴唇，“嘅嘅嘅”地发出吸吮螺蛳的声音。他说：“怎么样？肉一下子就吸出来了。”元凯说：“你过去用缝衣针向外挑螺蛳肉吃，现在进步了。”昊然说：“名师出高徒，是你教的，已经出徒了。”两人相对着笑了笑。

于是，两人在办公室的半间房子里，一边轻酌慢饮，一边漫无边际地闲聊了起来。不多会儿，远远地，送来了旋律悠缓的熄灯号声：“嗒嗒——米嗦——米哆——”“吹熄灯号了。”元凯接着问昊然：“考考你耳音，能听出这是谁吹的吗？”林昊然站起来，仔细听了听，说：“铁柱子吹的。”元凯说：“耳朵还蛮灵的。”林昊然说：“全营四个连加营部，一共五支号，吹得最好的就属八连铁柱子。高低轻重，节奏韵律，很有感情。你听——”袅袅号音远远送来。李元凯和林昊然默默地听着。林昊然说：“熄灯号就是催眠曲，像个年轻妈妈晃着摇篮，唱着小曲，拍着小孩屁股，哄小孩子睡觉。”两人一声不响，静耳细听，听得那么投入和动情。元凯说：“铁柱子的号声，打仗时听了能叫人热血沸腾。可现在又吹得这样柔美悠扬……”但李元凯还是习惯地唱起了国歌：“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

两人又坐了下来，一边喝酒，一边闲聊。过了一会儿，元凯好像忽然想起了什么似的，冷不丁地对林昊然说：

“你这次回家，一定要去找找她啊！”

“找谁啊？”昊然一时没回过神来，但接着说：“噢，明白了，军长和你的命令一定照办。”

“还有……”

“还有何指示快说，本人洗耳恭听，坚决执行。”

“你拐了人家闺女跑了的事，过去零零碎碎向我讲了点。不介意的话，今晚能不能系统地讲给本人听听，也为你分点喜忧。”昊然说：“对你有什么介意不介意的。有兴趣听？”元凯点了点头。林昊然低头沉吟了一会儿，然后抬起头来，说：“好吧，爱听就说给你听听。”

1945年，我18岁，暑假后就上高三了。当时青岛是日本鬼子占领着。从初中开始，差不多每年夏天，我都要上大连去接我姨表妹到青岛来过暑假，她叫王卓，聪明伶俐。迷信说法，小时伶俐，大了难养，还促父母寿。为冲冲喜，我姨夫请道士算命，给她起了个叫“拙”的小名，说反其意用之，希望图个吉利。后来，王卓的妈也就是我二姨，年轻轻就去世了。我

妈觉得，这“拙”名，又吉利在哪里？征得我姨夫同意，要把“拙”的名字给改一改。我妈读过一二年私塾，背过《三字经》《千字文》，闲来常看点小闲书。想了半天，把“拙”的名字改了叫卓，卓越的卓，音同字不同。

我二姨去世后，二姨夫很快续了弦。可不出半年，二姨夫被日本人捉了劳工，运到日本去了，再也没有音信。幸亏王卓的大伯心地好，又没有女儿，便拿她当自己亲生女儿看待，粗茶淡饭少不了，还供她上学，指望她将来找个好婆家，有口饭吃。要是我家日子好过些，我妈定会把王卓收养下来。但从我爹得伤寒病去世后，家里全靠我妈在日本纱厂里做工撑持，不能再添一张口吃饭了。平常只要一提起王卓，我妈就眼圈发红。我和我妹娟娟也拿王卓当嫡亲看待。除了过年，因为家家要团圆，不便来我们家，每年学校放暑假，我妈怕兵荒马乱，一个女孩子在路上出事，总叫我去把王卓接到青岛，跟我和娟娟一起过暑假。我乐得去接，王卓也高兴来。整个暑期，我们家三个孩子就像过年般热闹。在青岛的一个多月，王卓也养得脸腮红扑扑的。可当要回大连时，全家脸就沉下来了，没有一句开心话要说。王卓吃着饭，眼泪吧嗒吧嗒直往碗里掉。我对王卓，好像也有一种亲情以外的爱怜。只要见了她，我就非常高兴。她见了我脸也涨得通红，像有心事要对我说。

这年暑假，我又要去大连接王卓了，高兴得巴不得插翅飞去。在海上的一天一宿好像过了几年。到了大连，一年不见的王卓，出落得越发水灵了。第三天，我就带着她回青岛了。那天我穿的是一身学生装，头发向两边分开，眉毛拧得又浓又黑，是一副标准的学生样子。我们回程坐的客轮叫“奉天丸”，随日本的规矩，当时客轮都叫什么丸。这船是中国人办的，听说能乘三四百人，一二三四等舱，旅客全满了。

我和王卓买的是四等舱，最底层。我们拎着行李，沿着扶梯，登上了船。一上船，就是二等舱，上面是一等舱。进二等舱左舷门，中央有块方方正正的空间，是旅客走上走下的地方，左右各有一条通道，通道两边是一间间客房。一进二等舱，在空间旮旯里，三面栏杆围绕着一个扶梯口，沿扶梯一级级下去，便到了三等舱。样子跟二等舱一样。再沿三等舱扶梯

走下去，便是四等底舱了。

底舱跟二三等舱完全两样。它整个就是个大统舱，像个小篮球场。里面横七竖八摆满了木板床，上下两个铺。铺底下有两个抽屉，是放救生衣的。船壁上有几只舷窗。舱里的电灯不论白天黑夜都开着。我和表妹王卓左找右寻，好歹找到了我们的铺位。夏天，舱内闷热，我们一路走来，已是大汗淋漓，进到舱内感到连气都喘不顺了。

找到铺，王卓说：“去年我在下铺，今年该让你了。”我说：“去年的事你还放心上，谁在下边还不一样。”她说：“上边不是爬上爬下不方便吗，不识好歹！”我笑笑说：“好吧，你把东西放好，我先到甲板上透透气，你后边快来。”她嗯了一声。

我正要走开，一个学生模样的女孩，从我们的铺对面走来。年纪和我们差不多，长得很美。那女孩把东西放在邻近我们的上铺。显然，她是我们这次旅途中的邻居了。

李元凯插嘴问：“长得比军文工团演‘喜儿’的小倩还美吗？”

林昊然回答：“‘喜儿’不能比。”

“能比得上师机要科译电员玲玲？”

“玲玲不能比。”

“军长在医疗队的女儿够漂亮的了……”

“也不能比。”

我来到一等舱的舷边上。海风吹来，顿时凉快了许多。太阳快要落山了，大连港后边的山上，被晚霞照得通红。忽然一双手从背后捂住了我的眼，我吃了一惊，但从那双细小的、饱满的、柔软的手上和脖后呼出来的气息，就能猜出是谁了。转身一看，果然是王卓。我说：“没大没小的，也不怕叫人家看见难为情。”虽这么说，却毫无嗔怪之意。她说：“怕什么，看见了又怎么了，还不兴妹妹对哥哥这样！”她穿一件白底碎花斜对襟上衣，黑短裙。表妹这人，不管穿什么衣裳，总显得般配。小巧可人的身材，短